



語錄
一傳習錄上

^ 16
3061
2



傳習則言一卷字彙編

方石齋嘉猷刻本(和字)

門 16
號 3061
卷 2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
 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
 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
 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
 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
 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

傳習錄上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昭 35.10.17 購
藏 書

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

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

却

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二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只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

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三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

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温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

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温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四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

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五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已

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日。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

已

已

已

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六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

已

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

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源。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

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
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
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
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
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
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
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
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
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

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
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
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
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
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
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
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
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

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八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

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

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
後世以參看

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譎譎於世也。天

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

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

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

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

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

已

疎濶

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

義

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已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

是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霸術行。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

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一四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

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

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

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

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為

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

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

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

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

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

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

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

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

而為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

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門人徐愛

愛曰仁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

全集要有傳習錄二
一行
有持志如心痛條三五

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此節要卷末
希問條之文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右門人要薛侃錄

二。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三。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

已

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

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日可得見。

持志條 万無

先生曰

此條在傳習錄之首

有左文於此

千古聖人只有

這些子又曰人

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

生一世惟有這件事

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

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

加春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春簸篩

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

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

削此節

分作兩事。

六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九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

寧靜

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三〇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耍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

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

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

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削此條

三三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三四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三五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

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三六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三七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三八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三九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

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

已下同

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四一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四二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四三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四四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

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崩贖豈不感動底豫。崩贖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贖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

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四五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己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

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減分毫不得

四六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削此條

四七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四八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四九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裡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

六。

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

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

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

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

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

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

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

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

集要。但下有梁日字問
條注。只知主云云
削去。有了上截云云

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

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

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

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

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

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

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

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

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

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削去要

五一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削去要

五二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惟乾要
五三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

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五四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五五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五六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削去

五七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削去

五八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五九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削去

六〇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六一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引而來。

六二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六三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

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向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六四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六五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己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

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六六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己。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

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六七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

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六八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

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六九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

削去

七〇

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七一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削去

七二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

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

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

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

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七六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七九

問。身之主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八二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八三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八四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

有一。

八五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

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削去

八六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削去

八七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

然。

八八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八九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

則和。

九〇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九一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九二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九三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

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九四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

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發然後生枝。生枝然後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

九五

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

右元靜所錄

兼聖有左記三行

右門人

陸澄錄

傳習錄

削去

三九六

九七

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

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九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

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

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

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

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

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九九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

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

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

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一〇〇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

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

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

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

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

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

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

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
 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
 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
 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
 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
 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
 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

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
 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
 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
 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
 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
 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
 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
 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
 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

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

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

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

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

慎

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驅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忘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

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

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

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

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

子為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

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

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

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

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

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

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

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

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

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

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

去求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

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

全書卷之一 傳習錄上
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

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

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

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

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

集要只知主一以下移
王嘉秀問條玆與儒案
略同但之下
集要若下直接次條這
個靈

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

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字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已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字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

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
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
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
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
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
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
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

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
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
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
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
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
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
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
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

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

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

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

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

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

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

只是為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為箇真己。先生曰。真己

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

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

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

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

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

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着

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

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

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為着耳目口鼻四肢。

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着軀殼外

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

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

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

學

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己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如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

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固衣四節之條。助不長。平思本。曾取於

一三九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為邦之間。是立萬世常

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

疎 疎

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

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身上來。然終是没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添
上
字

